

年齿见长,外貌的变化似乎远远大于内脏。我说似乎,实则未必,只因为内脏轻易看不见而已。血管变窄、心室加厚、骨质增生,特别是腰椎间盘突出,不可不谓大矣,但因深藏体内,既不见诸于体形,更难现诸于想象。有道是口说无凭,唯有触目,方可惊心。

无那素发

胡晓军

最惊心的,是头发。我的头发,从青年时的直硬,硬挺挺地竖立,趋于绵软,软绵绵地耷拉。耷拉下来的结果影响脸型,整个儿慢慢地变圆。我原以为性格不止决定命运,随着年龄的增長,生活的安逸,性情逐渐平和,头发也会见贤思齐。我说以为,实则不然,真正原因是气血不足,导致头皮提供的养分消减,好比土地贫瘠,再也无力栽培劲松,只好降格,改植弱柳。最揪心的,是长速。我的头发,从青年时的疯长,疯杂地狂长,变得缓慢,慢吞吞地蠕延。去理发店的频率,由原先一个多月拉长了不止一倍,理发师的手脚也加快了一倍不止,不消片时,连剪带洗再吹,全部搞定。我

说好像,实则非也,奈何收成下滑,以至收无可收、割无可割,纵有全副手艺在身、全套家伙在手,也只能一声太息,收工了事。最伤心的,是密度。我的头发,从青年时的茂密,密层层地从生,逐渐稀疏,疏落落地散落。稀疏的原因,就是脱发。脱发原是新陈代谢,再也正常不过,但如今的问题是陈的谢了,新的未能代之。甚至再也不能代之。剩下的头发因间隙加大,彼此失了依傍,只有接受倒伏的命运——这才是头发耷拉下来的根本原因。我说耷拉,有些啰嗦,古人仅以一个垂字,便已穷形尽相。当然,仅一个垂字,不足以言老。古时童子不束发,头发长了听其下垂,故名垂髫。陶渊明进了桃花源,就见了垂髫怡然自乐。谈及年纪,古人多以发型代指,由童人入少年,就把头发盘成两个左右对称的髻,名为总角;



木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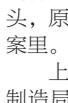
苏剑秋

那天风雨交加凉意习习。来到瓦根湾畔卑尔根最古老的区域——布里根旧城区,探寻极具中世纪遗韵的小木屋。当你一脚踏进巷子,见到两旁全是木制房屋,商铺人流,空气中洋溢着中世纪情致,仿佛进入维京时期的繁华和奢侈。穿梭在木屋之间,风雨沧桑历史见证,虽已东倒西歪,依旧看得出它曾经的辉煌。踏着留有岁月印痕的青石板,聆听霏霏细雨有节奏的音韵,倏忽间隐约看到当年德国商人们忙碌的身影。据说,留下的这些小木屋是18世纪初卑尔根大火之后重新修建的,为中世纪时期的汉莎风格。自古以来卑尔根就是靠港口兴旺且商业十分繁盛的城市。几个巷子成排小木屋就是当年德国商人的住所,他们往来于瓦根湾收购新鲜的鳕鱼,制成干货运回德国销售。汉莎木屋恰恰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也是卑尔根历史的象征和缩影。

在历史的长河中流连忘返。我注意着每一个细节,布里根区小木屋依山而建,一座座原木建造的水屋连着相通,我从巷子尽头上楼,沿扶梯上下,每座木屋楼上均相通,不用走地面就可以走到巷口。偶尔从窗外望去,露天咖啡馆的遮阳伞艳丽的色彩映入眼帘,温馨而和谐,如一幅北欧风情画。

瓦根湾雨停放晴,阳光穿透云层,港湾中停泊的大桅黑白相间的渔船特别显眼。信步来到废墟上建造的卑尔根布里根博物馆。在这里可以细读卑尔根的古往今来,各种古船、艺术品和日用器具等等,是卑尔根作为大航海时期北欧最繁华都市之一的象征。生活伴随着历史风云一步步走来,为什么说这家博物馆是建立在废墟上的呢?原来1955年布里根旧城区又遭遇大火,城内许多老宅化为了灰烬。大火无情人有情,细心的人们在废墟下发现了不少过去人们根本不知道的文物遗址。于是,为了保护和保留遗迹,在原址上建立了博物馆。

都说北欧式气候变化大,一点不错。我站在卑尔根渔市码头,遥望对岸的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小木屋,已是在云里雾里的小木屋若隐若现,披上一种神秘感。这道唯美风景线,将历史蒙上了沧桑感,人来人往,其实历史就在你的脚下。



由少年入成年,女子谓及笄,男子称弱冠。插笄也好,冠礼也罢,头发的形状都是可以想见的。

所以同样是垂,须观其色。陶渊明所见的垂髫,是乌黑且发亮的;所见的黄发,则是由白而泛黄的。谈及少长,古人常以发色代指,最常用的是青丝白发,青对白,丝对发,对得工整。若不加前缀,则自动默认为白色,鲁迅就有“挈妇将雏鬓有丝”的诗句。其他如素发、华发、霜发之谓,皆为白色之意。白而发亮,可称银发,好听却不值一钱。总之,垂与白连用,就是一个完整的老人了。韦应物为山耕农作歌,头一句便是“萧萧垂白发”,杜甫《秋兴》八首寄情天地、放怀古今,末句却以“白头吟望苦低垂”作结,回归自身形貌与心情。那年杜甫五十五岁,离去世仅三年之遥,不可不谓老矣。杜甫另有一诗,干脆叫做《垂白》,说的则是年高九旬、志高体乏的冯唐。

我的头发,从青年时的乌黑,黑漆漆地发亮,逐渐生出白发,白丝丝地亮眼,数年来,而今已黑白参半。白发初萌,自己浑然不知,乍被点醒,急取镜子来照,只感觉那根白丝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便念起秦观那句“白发无端镜上来”。直到伸手去拔,一丝痛感过后,一缕素发在手,这才信了。不解的是,黑发易落,白发非但难脱,且轻易拔不下来。韦庄起床梳洗,每次都拿镊子去拔,还作诗云:“白发太无情,朝朝镊又生。始因丝一缕,渐至雪千茎。”我不用镊子,只靠手指,其结果与韦庄无二,拔一

文化杂咏·解诗

胡中行 诗 孙绍波 图

稚子垂髻学古诗, 遍身罗绮诵无疑。 却将城市解城里, 尴尬教材尴尬师。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此蚕妇,宋诗也。以其浅易之诗风,入小学教材甚妥。然首句“入城市”,师多解作“入城里”,不知“市”字当为买卖义也。考教材,亦作如是解。此类常识性错误,教材中亦自多多,不足为奇矣。



生干,颇有一道生万物的意味。这才晓得那些个毛孔,其实大多并未休眠,而是约好了时间反戈,齐齐地抽出白发来,就如它们往年抽出黑发一般。

至于黑发转白的原由,古人不知,却也道中了一些符合科学研究的结论。王安石说“世事栽培白发生”,的确如此。劳逸无度、起居无常、饮食失调、心态失衡等等,无不源于世事纷扰,可令白发早生多生。不过世事只是栽培,仅是外因;衰老实为种子、才是内因。辛弃疾问“白发宁有种”,白发定是有种的,就是衰老。还是杜牧说得简洁通

透:“青春留不住,白发自然生。”

我已不再去拔白发。拔不胜拔,固然无奈,但更觉得既然世事难免,白发自是难免;既是自然并且无害,理应与黑发同等对待。只是希望“空悲切”的时候能少些、再少些;“白首放歌须纵酒”的机会能多些、再多些。对于头发,不论黑白,三教的态度各有不同。儒家讲忠孝仁义,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须整理修饰但不可毁伤;佛家求四大皆空,皈依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除尽一切烦恼丝;道家要清静无为,连头发带胡子均任其自然,不事修剪。我崇儒家重义理,却也不过于进取;尊佛家修善心,却也不急于出世;信道家顺其自然,却也不耽于无为。所以我对自己的头发,也介于三教之间、近于三教之末——无论黑白任其自然生长,此时近于道;酌情适时清洁打理,此时近于儒。若得延年,岂止“白头搔更短”,料必谢顶直至纤毫无存,那时近于佛,最好心境空明,伺机涅槃。正是——



文彩华艳



逝世无闷

周建国 篆刻

稍稍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建于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清末洋务派在沪创办的一家军工企业,其生产规模、制造装备和技术水平堪称当年国内业界的执牛耳者。中国第一台机床、第一批无烟火药、第一炉钢……无数个国人引以为豪的“第一”都诞生在这里。光阴荏苒,在近代中国惊涛骇浪的变革中,江南制造局虽数度沉浮,却始终傲立于民族工业发展的潮头,原因何在?答案就藏在档案里。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江南制造局共90卷,详实反映了其创立过程及早期运营状况;档案显示制造局的附属机构众多,翻译馆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家。还记得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船舶馆门前广场一侧的那幢两层中式小楼吗?那便是当年翻译馆的所在地。翻

译馆的创设与洋务派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不无关系,既然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须得了解西方科技的来龙去脉。于是,徐寿、华蘅芳等一批当时国内杰出的科技精英在翻译馆这方小天地里,与傅兰雅、伟烈亚力等外国传教士合译西书。短短数十年间,共翻译各类西方著作160种、1075卷,其中以科技图书为大宗。

俗语云:“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群贤云集的翻译馆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搭档——徐寿与徐建寅。作为翻译馆的创始人,徐寿早在江南制造局成立前,就以“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而得曾国藩的赏识,受聘于安庆内军械所。1867年,徐寿出任江南制造局襄办。上任伊始,他即倡议翻译西书。不料,这一建议被

曾国藩一句“未得要领”给驳了回来。百折不挠的徐寿索性来个“先斩后奏”,他一口气译成《汽机发轫》等4本科技著作,然后呈请曾国藩,终于博得曾的赞许,这才随了徐寿的心愿,组建起翻译馆。

徐寿最突出的贡献在化学

永不泯灭的科技之光

伍晓文

领域。中国第一本无机化学教材《化学鉴原》即为徐寿和傅兰雅合译。然而,在徐寿生活的那个时代,莫说外文字典,连阿拉伯数字也鲜有使用,要把西方化学术语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简直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可是,这难不倒译书心切的徐寿。他请傅兰雅口述书中的原理,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恰当的语句转述出来。

经过徐寿的妙笔生花,《化学鉴原》行文流畅,易读易懂,为国内各学堂广泛采用。清末革命党人还曾以此书作为参考,试制炸药。

更值得一提的是,《化学鉴原》附有一张《中西名元素对照表》,罗列了64种化学元素的译名,如钠、钾、钙、铝等。这些译名的问世当归功于徐寿首创的化学元素汉语译法:“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这一法则以及《对照表》内的36个元素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徐寿的次子徐建寅在翻译和科研领域可谓“青出于蓝”,他“屡出奇思以佐之”,成为徐寿工作上的左膀右臂。1868年,他协助徐寿、华蘅芳制造出我国第一艘机器动力兵船“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拉开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序幕。1879年,徐建寅又以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的名义,远赴英法德等国企业参访,成为中国第一个派出进行技术考察的科技人员。这正应了“虎父无犬子”那句老话。

徐寿父子的故事只是翻译馆传播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从这家19世纪中国最大的翻译机构射出的科技之光不仅照亮了江南制造局的前进之路,也为民族工业的启航指明方向。世事如白云苍狗,翻译馆的小楼虽存,却已物是人非。幸而,有了制造局档案的存世,才让后人得以更多了解这家集军工、造船和科研于一体的近代大型官办企业,才令百余年前迸发出的科技之光永不泯灭。

十日谈

档案文献遗产

老上海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孟子·梁惠王上》

这是孟子与梁惠王(即魏惠王)长篇对话中的一段。

孟子所说大意是:当政者的厨房里有肥肉,马棚里有健马,可是老百姓面带饥色,野外躺着饿死的尸体,这等于当政者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兽类互相残杀、蚕食,人们尚且厌恶;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主持政务,却不免于做率领野兽吃人的事,那又怎么能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第一个制作木偶、陶偶来殉葬的人,他该会没有后代吧!”(孔子这样痛恨)就是因为木偶、陶偶太像人了,却用来殉葬。(用木偶、陶偶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饿死呢?

这段话透露了诸多信息,核心是孟子对民众生活艰难、生命脆弱的关怀和担心,以及对当政者的揭露和批判。“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并非仅指魏国,天下诸侯皆是如此。面对这种残酷现实,孟子痛心不已,义愤填膺,所以对于一个大国之君毫不客气,当面指责,说各国君主的作为实际上等于“食人”,不配“为民父母”。从书中原文可知,孟子是在对梁惠王讲“政治杀人”的道理。读书至此,不禁为孟子的襟怀和胆识大声叫好。

视执政者为民众父母,自孟子始,于是亦有“子民”一说。这个比喻,缘于亲亲相因的伦理观念,用意不错,影响深远。如今批判法官官之说,根据是现代主观观念。其中最先进的说法是,民众当家作主,执政者是民众的公仆。公仆云云悦耳悦目,然而多年来所闻所见,常有尚不如孟子“为民父母”之事。这又是一种理论与实际的巨大反差。

孟子是雄辩家。他让自己的话更有分量,搬出了孔子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主张薄葬,不仅对活人殉葬深恶痛绝,而且反对人殉殉葬,因为人俑太像活人了。尊重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但凡一个人,都不能在生命面前无动于衷。用人俑殉葬尚且不可,一国之君又怎能让自己百姓活活饿死呢?

孔子的话为人所熟知,说“无后”,是诅咒,是骂人,犹如民间的“断子绝孙”。孔子的愤怒和痛恨,缘于他对愚昧、残暴的人殉现象彻底否定。据学者考证,人俑诞生在春秋时代。有人孤立地将其与人殉相比较,认为是一种进步。然而,全面、深入了解历史的孔子不这样看。他说:“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为刍灵者善。”“为俑者不仁,殆乎用人乎者。”(《礼记·檀弓下》)大意是:用泥做车子,用草扎生灵,自古就有了,这才是制作随葬品的办法;用草扎生灵的人心地善良,制作人俑的人心地不仁,近乎用人殉葬。在孔子看来,人俑不是什么值得肯定的发明,相对于泥车草马,是历史的一种退步。

“始作俑者”已是今之常用成语,指称某种坏事或恶劣风气的肇始人。而如果孟子不记,则孔子这句名言就湮没了。

生来即若上高楼,究竟几回秋。无那素发,有容彩翼,此境复何求。清风岂为催人老,且以一樽酬。起舞行吟,迎朝拥暮,总是少年游。(调寄《少年游》)



夜光杯